

## 骷髅的微笑

露出善良的微笑  
误以为  
狰狞的前奏  
伸出友谊的双手  
认之为  
行凶的征候  
一身清白  
咒之为  
百孔千疮  
百毒浸透  
不着一丝  
斥之为  
不知廉耻  
身藏百丑  
没有一副消化的肠胃  
诬之为  
吮吸人血  
饮食人肉  
发亮的磷火

尽管同样发光  
仍蔑之为  
害人的鬼火  
作怪的灵幽  
总之  
你的任何语言  
总是隐含歹毒和下流  
你的任何行动  
总是充满杀机和恶臭  
于是  
你举起了双手  
披上一层厚厚的毛皮  
来隐藏你的丑陋  
从此  
你变成了野兽

## 沙粒

你是我眼中的一颗沙粒  
随着狂风飘来  
我曾经多少次为你哭泣  
你也许自以为得意

你是我眼中的一颗沙粒  
我曾经多少次为你哭泣  
自从你的到来  
你没有给我一点欢欣  
带给我的  
只有伤心和哭泣

如今  
眼泪已经流干  
沙粒早已消去  
从此  
我的眼里  
再也容不得一颗沙粒

狂风嗷嗷怒吼  
浪涛愤愤不平  
手帕随风而去  
包着一颗沙粒

手帕随风而去  
好似一片羽翼  
下面挂着  
一颗沉重的沙粒

如今天和景明  
春风再也无力  
但愿那一颗沙粒  
早已沉入海底  
落入蚌壳  
层层叠叠  
化作一颗  
硕大的夜明珠  
那样  
不用解剖  
我就能知道你的心迹

## 安然归天乡

亲爱的  
我今日  
在天乡  
这里  
另有一种幸福  
另有一种辉煌  
在这永恒的灵光中  
有的是  
极乐和完美  
再也没有  
痛苦和悲伤  
噪动已经过去  
如今得到的  
是那永恒的安祥  
如今  
我终于  
安然归天乡

也许

你们会惊奇  
我会如此坦然  
走过那阴沉的幽谷  
那是因为  
耶稣基督的爱  
照亮了  
每一处黑暗  
和每一片  
可怕的空旷

耶稣  
亲自迎我而来  
飘然而至  
靠着他那  
可以依赖的臂膀  
我再也没有  
疑虑和恐慌

你们  
实在不必过于悲痛  
只因为我的爱  
一如既往

越过大地的阴影  
眺目远望  
笃信我们的天父  
旨在帮忙

你们  
任重而道远  
千万不要  
停滞不前  
到处闲逛  
从现在开始  
趁着  
生命的  
大好时光  
那样  
你们将来  
就会安心地  
躺在耶稣的乐土上

当你们做完了一切  
天父会轻轻地  
呼唤你们回家

那时我们再相会  
极乐在天乡



## 求婚

你要一套新装  
我撕下一片彩霞  
同时扯下一片白云  
当作你的披纱  
截得一道虹霓  
当作你的腰胯  
为了点缀那双新鞋  
我把满天的星星摘下  
你要一副项链  
我淘尽万水金沙  
同时凿壁偷天  
给你嵌上蓝色的宝石花  
我又  
托如来  
捎来一条金箍  
从此  
你可以随心所欲  
随时使唤在下  
同时

求观音  
送来一筐蟠桃  
从此  
你可以徐娘不老  
永远蒙娜丽莎  
总之  
我要让太阳嫉妒  
心头火起  
我要让月亮知羞  
十夜九遮  
总之  
为了你  
我可以不惜一切  
为了你  
我可以走遍天涯  
同时  
我可以口若悬河  
满口胡夸  
我可以不择手段  
弄虚做假  
我可以山盟海誓  
乱坠天花

我可以五雷轰顶  
立毙裙下  
不然  
我有何耐  
我既不是孙郎  
也不是武大

## 昨今明花

昨日已经枯萎  
今日已经苍白  
明日透视鲜艳  
这已算不错  
至少还有一点希望  
人生  
不能过份苛求  
就是为了那一点希望  
你就应当去努力追求

## 时髦

尽最时髦的感情  
用最时髦的纸笔  
对最时髦的人  
诉说最时髦的话  
达令，我好爱你

## 师文学琴

先秦乐师称瓠巴  
弹琴不知有伯牙  
声来沉鱼返跳跃  
意到落雁又回头  
不称古今第一把  
至少当时人叫绝  
师文慕名求名师  
师徒合约三年期  
无奈所想所思不在弦  
所求用心不再调  
手心不一不成调  
意境不达不能奏  
学琴三年匆匆过  
乐章不成调难度  
无奈三年师已满  
一步一回别师徒  
约定来日会有期  
想通以后再一试  
几年以后文归来

说是摸到窍门一点开  
只见抱琴坐下如入定  
操琴合目如升仙  
初听之下闻声异  
细细听来更惊人  
春拨商弦  
奏出南吕之音而思秋  
春华秋实  
秋气忽至  
凉风吹来  
草木结子  
秋拨角弦  
激发夹钟之音而回春  
春回地暖  
和风飘荡  
草木繁茂  
夏拨羽弦  
奏出黄钟之音而入冬  
寒云忽来  
霜雪交加  
河塘冻结  
冬拨徵弦

激发蕤宾之音而归夏

阳光炎热

坚冰溶化

终拨宫弦

总括商角徵羽四弦

南风微拂

祥云浮天

甘露天降

醴泉地涌

师旷清角不能奏

邹衍律调不能吹

师襄手舞又足蹈



## 光明和阴影

心灵的游思  
在天空中飘荡  
犹如那片片云阴  
云阴的下面  
吊着一层浓重的铅灰  
好似我心头  
沉重的黑影  
行动迟缓  
步履艰辛  
悠然不复往矣  
自在不如从前  
突然  
一阵无形的狂风  
驱散空中的云烟  
我的游思  
也终于随着那雨水  
落进了丛林  
透过枝丛  
片片神奇的灵光

跃入眼帘  
顾影沉思  
我终于领悟到  
云阴过去  
便是光明  
而且  
哪里有灿烂的光明  
哪里就有浓重的阴影

## 心灵 翻飞的蝴蝶

蔚蓝的天空  
似乎过于单调  
没有一丝云影  
然而  
透过枝丛仰望  
则是另外一幅  
美丽的画面  
天空一片平静  
好似我的表情  
然而  
树叶仍在摆动  
好似舞袖轻飘的少女  
带来一股清风  
另有一番新鲜  
摇荡着我的心灵  
悠然间  
一片飞花  
飘落湖面  
打碎了我的心

真搞不清  
心灵为什么  
总是那么脆弱  
那么敏感  
那么多变  
好似一只  
翻飞的蝴蝶  
难道是因为  
我的心  
还很年青

## 黎明的诱惑

你走得那么匆匆

如风驰

如电掣

是为了追求那失去的美好的过去

还是为了迎接那灿烂辉煌的明天

只因为一片彤云

你便以为那里有无限生机

只因为一线银边

你便以为那里有一片光明

只因为有希望

你便不顾一切

是因为黎明的诱惑

还是为了诱惑的黎明

## 天灾

天阴阴  
雨绵绵  
心乱如洪浑不清  
一生辛劳任流水  
枉为地  
藏祸心

浪滚滚  
日炎炎  
心头如火气冲天  
百年树木随云烟  
枉为天  
酷无情

## 花鸟水月

花飞乱心  
叶飘水灵  
纵是流水无意  
芳草恨多情

孤雁南飞  
北顾无邻  
欲觅人间温暖  
奋力更远飞

投石问天  
水愁皱面  
何故推心置腹  
你我知深浅

明月随我  
作戏弄情  
既不远，又不近  
成全留三影

## 望乡

隔岸观望人不渡  
风寒水冷深难估  
冰合无痕  
厚薄心无数  
明知道  
我心仍如冰下水  
潜流暗涌依如故  
暗思量  
心上人  
水上冰  
止水难溶似冰库  
望穿眼  
望眼难望穿  
心无数  
无数拆散  
情侣无穷数  
做人不自在  
做鬼不风流  
请问是何故



鹊桥如碎冰  
情结一苇渡  
不解三生糊涂  
悟生一世何苦

## 失意

黑色的太阳  
紫色的月亮  
鬼火般的星光

## 叹有何用！

哎  
叹什么  
昨日之日不可留  
今日之日多烦忧  
人生在意不称意  
明朝散发弄扁舟

的确  
时间不可倒流  
往事不可回首

然而  
我们今天的努力  
仍可弥补失去的光阴  
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 好事古难全

团圆顿开怀  
转眼又分开  
月有阴阳圆缺  
毕竟月月能圆  
人有何耐  
十年一梦难如愿  
梦成又苦短  
魂飞青天外

春风寻不再  
人老多古怪  
花有枯荣繁衰  
毕竟年年花开  
吾辈可哀  
人生十年漫长日  
儿女如不晓  
枉有东风解

## 桂林颂

七星捧月  
芦笛生花  
桂林山水独秀  
漓江游鱼  
穿山飞雁  
伏波叠彩通幽  
明月云中隐  
欲遮又透  
鲜花暗偷情  
欲比又羞  
何等佳色  
如此风流  
此景人间有  
沉鱼反翘首  
水灵波悠  
落雁又回头  
峰青石秀  
一代宗师  
万千图画

尽可付东流

花瘦随风走  
六千粉黛烦忧  
春水不回头  
三宫佳丽浓愁  
难想象  
如今君王整日醉山水  
不再寻花问柳  
传说是  
玉环尘绝  
飞燕声声幽  
惟山水  
美常在  
风韵依如旧  
人生苦短  
夜长梦多  
何不称时光还早  
故地重道游

## 夜话

酒醒三更  
三更后  
困消无遗  
如何消夜  
何时天明  
可恨天寒人懒起  
黑夜风吹无情意  
雨叩破窗纸  
烛花摇  
窗影移  
风动花一枝  
心无奈  
闲无事  
暗瞧伊人  
情书一纸  
好梦难成  
词不达意  
书就情难寄  
出门更伤心

腰折空枝  
乱红一地



## 勾魂

她  
一只无形的手  
来时匆匆  
飘然而至  
去时悠悠  
不当回事

当初  
她似乎  
什么也没有带来  
现在  
她似乎  
什么也没有带走  
你心中  
从此留下了  
一片空白  
然而  
感觉上  
却更加沉重

更加难受  
殊不知  
你的心  
早已被她掏走  
留下的  
只是一块  
沉重的石头  
你既无心  
那又何必自找烦忧  
你的灵魂  
早已远游

## 精致的手表

女人  
有一只精致的表  
时时刻刻  
把你算计得很好很好  
你的心  
有如绷紧的弦  
她早已给你上好发条  
阴差阳错  
她未卜先知  
准时微调  
不差分秒  
难怪  
你的心  
一天到晚  
叮叮咚咚  
提心吊胆  
日夜不眠  
恐差分毫  
假若

到了那么一天  
你真的魂飞魄散  
鞠躬尽瘁  
那么  
对不起  
请你往垃圾堆里跑  
自然  
她会  
另换一只  
更加精美的表

## 诱惑之门

门  
已经打开  
一道  
强烈的光  
探我而来  
外面  
到底是怎样一个世界  
我总得有所了解

门  
已经打开  
一片  
紫色的烟  
引我而来  
里面  
到底是怎样一个世界  
我总得有所了解

是琼阁

是悬崖  
是深渊  
是平台  
是妖穴  
是仙斋  
是害窝  
是安塞  
是温床  
是冰块  
是美丽  
是丑怪

.....

无论如何  
我总得有所了解

诱惑  
神奇又古怪  
好奇  
人类天然的胚胎  
全因为  
有着这样一个信念  
人们

不顾千难万险  
想方设法  
弄个明白  
这样  
意外的收获  
往往随之而来

## 心灵的沙漠

世界一片金黄  
处处都是太阳  
风热  
沙炙  
土烫  
口干  
舌燥  
心慌  
一股无形的燥热  
在胸中涌起  
一股奔腾的热血  
在脉中扩张  
一身烈焰  
头昏闹胀  
满眼全是火光  
我曾经  
醉心过  
这片  
神奇的土地



钟情过  
这片  
无人问津的漠荒  
不知是我自作多情  
还是你作势装腔  
故意让人难受  
催我远走他乡  
要知道  
我的心灵  
如同沙漠  
和你一样  
难道是  
你心中有鬼  
没有绿洲  
只有杂草  
居心不良

## 冬地

我是寒带的一块硬地  
我是冬天的一片土壤  
冰雪  
使我净化  
冷酷  
使我坚强  
温暖  
可以让我的心肠软化  
太阳  
可以医治我心头的冻伤  
热流  
暖在身上  
热在心上  
感激的泪水  
滋润着心田  
湿透了胸膛  
滴泪成珠  
化着潜水  
注入江河

# 自然流淌

## 灰色的梦

天灰灰  
眼蒙蒙  
对面不相逢  
乌烟气  
染尘空  
山色有无中  
知音有  
猛回首  
失色双腿抖  
拂浮尘  
一轻勾  
美人画中悠

## 笔的妙用

一枝笔

一枝枪

二滴血

一滴在身上

一滴在心上

一枝笔

一枝花

二滴泪

一滴在身上

一滴在心上

## 离情别意

送离情  
了别意  
泪水难空寄  
一去数载  
一别经年  
情何在  
安何意  
既是异乡人  
往来只是客  
你我路人无异  
莫道曾相识  
如今燕归来  
当初何不同舟共济  
早知有今日  
何不想当初  
同飞天涯海角  
绕环宇  
惊天地

## 麻木

初来声噪夜难眠  
如今二耳失共鸣  
初来人杂性难分  
如今哪有兴趣去把男女分  
初来一切都鲜新  
如今事事了无味  
初来多少欢乐和惊奇  
如今兴趣杳然不问身外事  
为了养家糊口而奔命  
四时只见黑夜、残月和晓星  
闲情尽失难雅致  
从此生活痛失诗情和画意  
无精打采心无奈  
何时云去我心开  
三十出头不能立  
何时出头见天日

## 人生舞台

灯光  
随我而变幻  
目光  
随我而转动  
掌声  
随我而来  
情人  
在裙下倾倒  
众生  
在脚下跪拜  
突然间  
我变得如此高大

我的一根秀发  
可以牵动万只蛮牛  
我的一声轻呼  
可以引来万声呐喊  
我的一个眼神  
可以荡起万顷波澜



我的一个微笑  
可以勃动万里江山

纤手  
如座座山峰  
玉臂  
若擎天巨柱  
发辫  
象长蛇巨蟒  
绣球  
似原子炸弹  
腕底生风  
满以为  
可以顶天立地  
一呼百应  
满以为  
可以倾国翻邦  
殊不知  
名誉  
如影子  
媒介  
藉灯光

高照而偏斜  
强烈而杀伤  
天长日久  
我竟然不知道  
我究竟是谁  
究竟是何等模样  
终于有一天  
一头巨魔  
冲我而来  
我魂不附体  
吓得躺在自己的血泊中  
倒在自己的影子上  
医生认为是得了脑振荡  
我从此  
被禁锢在它的指隙里  
冥冥之中  
上帝终于告诉我  
那高大的形象  
正是我的鲜血  
染成的影子  
那头魔王  
正是我的影子

变成的妖精  
的逞狂

# 龙

龙

起源于风水

可怕

力量的显示

权威的象征

强大

自有奴才的崇敬

弱小

难免摇尾乞怜

无形的巨兽

见首不见尾

## 天鹅的倾诉

当我还是  
一只丑小鸭的时候  
虽然很少  
受到人们的亲睐  
至少有时  
还能得到  
一丝怜悯  
听到一声叹息  
享得一份同情  
当我如今  
蜕变成为  
美丽的天鹅以后  
一切不如从前  
不断的中伤嫉妒  
难防的明枪暗剑  
朋友成了路人  
路人成了死敌  
前有路障风险  
后有鱼雷追兵

甚至旁边的芦苇丛中  
也躲着光头的和尚  
口念佛经  
手举猎枪  
虽佛主重戒  
然酒肉难抑  
这一切苦楚  
我无从诉说  
有口难言  
从此  
我的颈子打上了喉结  
人们都说  
我的颈子实在太长  
即便再打上几道  
也理所当然

## 我与她

我是疯狂的海洋  
她是冷静的月光  
她明明在我的心中  
却为啥高高地挂在天上

## 碧波与白云

碧波伸手  
白云逍遥  
微笑不肯停留  
云在波心头



## 桃李蜂蝶

只说桃李粗俗  
招蜂引蝶  
不说蜂蝶轻狂  
惹得花乱飞  
世人闲言碎语  
搬弄是非  
好在桃李蜂蝶  
不通人言  
自然你情我愿  
世俗不关情  
哪象冬日梅花  
外表冷艳

火

火

人类文明的象征  
曾有多少人  
为你  
写下了  
美丽的赞歌

然而

事物

总有二面

君不见

圆明园的大火

侵略者的毒焰

焚烧了无数

文明历史的陈迹

历史不再重现

然而史实又是不断的云烟

兴安岭的大火

无知的烟蒂

摧毀了千萬畝園林  
家園盡失  
數萬人無家可歸  
要恢復失去的往矣  
欲恢復生態的平衡  
又要悠悠幾百年  
悉尼市郊的林火  
火焰齊天  
濃煙蔽日  
人們仰天長嘆  
束手無策  
只好向上天祈禱  
等待時雨的降臨  
文明  
可以猛添黑暗  
文明  
可以增加光明  
文明  
可以創造文明  
文明  
同時也可以  
毀滅文明

## 数字歌（一）

一时大意  
二分粗心  
没想到有人三心二意  
弄得我四分五裂  
不得已  
只好流浪五湖四海  
无奈是  
众叛亲离  
六亲不认  
七零八落  
心寒如冰  
既然无八面玲珑之本领  
九死一生之恶运在所难免  
惨凄凄  
十年寒窗  
百思不解恨绵绵

## 数字歌（二）

形势千变万化  
难保万无一失  
遇事十万火急  
如有百万追兵  
无可奈何  
只好听尊遗嘱  
千万不要麻痹  
万万不可轻信

我是 …

我是达芬奇

世人称颂的艺术巨匠

我是罗密欧

多少少女常常为之神往

我是铁塔尼号的王子

人们常常因我的沉没而悲伤

我是戴着铁面具的国王

人们常常因为我的不幸身世而发狂

我是如日中天的电影明星

千千万万少女崇拜的偶像

然而

我真正热爱的维纳斯

却只有一条折断的手臂

如同一只美丽的天鹅

吊在我的肩膀上

## 秋天

你是金色的稻谷  
我是红色的枫叶  
你我成熟时  
江山如火  
果实迷人  
最好入画屏

## 塑料花与人生

花的色彩是人为的  
并非原色

然而

这是你最喜爱的幻影

花的布局是人为的

不拘一格

然而独具匠心

生活是人为的

没有定局

然而

这是你自己的创建

人们如能满足于自己

对生活的不断创造和更新

幸福

将永远驻足于心灵

愿君每年生日之际

沉醉于如此仙境



## 美丽的童年

人生  
最为令人羡慕的  
莫过于  
童年  
那天真无知的年代  
周围的一切  
总是那么好奇  
那么新鲜  
幼稚的心灵  
没有空虚的时候  
总是那么满足  
那么自在  
那么安然  
烦恼抛之云外  
悲伤留在脑后  
人生之中  
难道还有  
比这更幸福的时候  
人生之中

难道还有  
比这幸福持续更为长久的时光  
也许  
从成年人的眼中  
你可以捕捉到那瞬间  
幸福的闪光  
然而  
总是那么短暂  
最为悲惨的是  
有人自成年以后  
那火光已经熄灭  
好在仍有不少人  
心中仍有那么一点余火  
偶尔复燃  
资助那真正生命的延长  
为人父母  
千万不要  
毁坏熄灭  
他人那美丽童年的闪光

## 谋杀

草丛中  
又躺下  
一具年青的尸首  
和着一片鲜红的血迹  
面目宁静  
甚至还带着一丝微笑  
显然  
她是在不知不觉之中  
被人无情地结束了生命  
也许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  
她还在梦中  
唱着动听的情歌  
拉着心爱的提琴  
然而  
有人  
就这样  
无情地  
结束了她的生命  
也许

她曾经抱怨过  
她周围的世界过于喧闹  
于是来到这郊外草丛之中  
寻找那难得的一份宁静  
如今她似乎如愿以偿  
然而付出的代价  
却是那永远年青的生命

## 怀念父亲

今年的冬天来得太早，也太冷  
可以说，这是我们一生中最寒冷的冬天  
在这样一个寒冷的冬季里  
我们亲爱的父亲  
永远，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时光能否倒转  
我们向上帝祷告  
父亲能否回生  
我们向上天发问  
在白云深处  
在九天之上  
似乎有轻轻的回声  
但是，我们既看不清楚，也听不明白  
也许，那白云是用不同的文字撰写  
也许，那白云是用不同的音符构成  
白云轻轻地飘来  
您是否带来了天堂的信息  
白云匆匆地飘去  
您是否在带着父亲急急地旅行

亲爱的父亲  
其实您不必行色匆匆  
那样您将疲劳不堪，我们将彻夜难眠  
亲爱的父亲  
您实在走得太远  
我们欲助无能，力所难及  
我们只能向上天祷告  
在天堂  
您能有上帝的指引

我们曾经是多么羡慕那晚霞  
如今已是彻黑一片  
我们曾经是多么喜爱那深秋的枫叶  
如今已是那寒冷的冬天

在这悲伤的时刻  
在这祷告的圣地  
语言  
无论多少  
已无法表达丧失的痛苦  
眼泪  
无论多少

已无法表达我们深切的悲哀  
大海

无论多深

已无法表达我们永恒的爱戴  
灵山

无论多高

已无法表达我们一生的崇拜

现在

纵然您的身体即将离开这块土地  
我们希望您的灵魂将永不受伤

现在

纵然您的身体即将离开这块土地  
我们希望您的灵魂得到永久的平静

现在

纵然您的身体即将离开这块土地  
我们希望您的灵魂能够依然享受快乐

现在

纵然您的身体即将离开这块土地  
我们希望您的灵魂能够一直升天

我们真诚的希望

您的身体和灵魂

都会得到升华  
在乐园，在上天

亲爱的父亲  
在这人世  
总有那么一块圣地为您保留  
那就是我们的爱心

亲爱的父亲  
在这人世  
总有那么一块圣地为您保留  
那就是我们的梦寐

亲爱的父亲  
在这人世  
总有那么一块圣地为您保留  
那就是我们的记忆

亲爱的父亲  
在这人世  
总有那么一块圣地为您保留  
那就是我们的思维



亲爱的父亲  
您生为上帝的孩子  
您将再生为上帝的孩子  
愿上帝永远地保佑您

我们将永远地怀念您，亲爱的父亲

## 渺小与伟大

不要把人看得过于渺小  
只因为太阳就在你的头顶  
不要把人看得过于伟大  
只因为太阳与你齐平  
不要把人看得过于渺小  
只因为他远在天边  
不要把人看得过于伟大  
只因为他近在眼前  
不要把人看得过于渺小  
只因为他正在高山之巅  
不要把人看得过于伟大  
只因为他能一手遮天  
不要把人看得过于渺小  
只因为他身受高压、如蚁一点  
不要把人看得过于伟大  
只因为他被吹得天大、似神似仙  
不要把人看得过于渺小  
只因为被缩小至零  
不要把人看得过于伟大

只因为被放大万千  
不要把人看得过于渺小  
只因为你已看透一切  
不要把人看得过于伟大  
只因为你已是非不清

## 圣诞岛 不再是人间天堂

圣诞岛，位于印度洋之中，现为澳属地。岛屿很小，长19公里，宽10公里，面积140平方公里。此岛于1615年由里查得·罗威发现，1643年由荷兰商人威廉·密勒斯于圣诞节命名。岛屿主体由珊瑚礁灰岩组成。岛上没有真正的土壤，但曾发育过一片热带雨林。后来由于磷矿的发现与开采，圣诞岛现已成为一片废地。

那里原来有的是白云蓝天  
现在处处是瘴气乌烟  
那里原来有的是洁白的沙滩  
现在只有肮脏的海滨  
那里原来是一片热带雨林  
现在只有树丛零星  
那里原来绿色如茵  
现在黑色垃圾一片  
那里原来是鸟兽的乐园  
现在难见它们觅食的身影  
那里原来是音乐的王国  
现在只有拍岸的惊涛

怒吼的雷鸣  
那里原来有常年不断的雨露  
现在有的是流淌不完的泪腺  
那里原来有如羞花闭月的美女  
现已变成看到恶心  
想到伤心的丑陋魔孽  
那里原来是神圣的天堂  
现在出没的是地狱的幽灵  
也许因为那里原没有真正的土壤  
难以培育出真正的人性  
君不见  
许多珍贵稀有的动植物  
已经随着人性而绝迹

## 拉蒙湖

拉蒙湖，位于苏格兰，为英国最大的淡水湖泊。

这里有飘飘悠悠的云  
这里有朦朦胧胧的雾  
这里有变幻不定的风  
这里有断断续续的雨  
这里有忽隐忽现的山  
这里有半遮半隐的谷  
这里有青青黄黄的草  
这里有斑斑块块的林

这里的湖面  
天然的画帘  
大师的幻灯片  
美女神仙的照镜

这里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永久  
时常一日十八变  
无论是云

无论是雾  
无论是风  
无论是雨  
无论是山  
无论是谷  
无论是草  
无论是林  
只有那神秘的传说  
只有那变幻的美丽  
伴随湖泊永久  
伴随记忆永恒

## 美丽

美丽  
总是隐含神秘  
美丽  
总是颜面半隐  
美丽  
总是变幻无穷  
也许这是必需  
也许这是必然  
否则  
就会让人倒味发腻



## 溶洞

踏不进入地的门  
脚下的石笋  
挡住了上天的路  
头顶的石钟乳  
左右为难，前后碰壁  
身旁的石柱  
石丝，道道扎人的荆棘  
石葡萄，颗颗人生的禁果  
石帐，阎王的宫殿  
石幕，收尸的包布  
黑暗，常常念人毛骨悚然  
寂静，使你容易惊慌失措  
为了躲避这可怕的一切  
于是你投进了暗河  
君不见  
那伏地的魔鬼幽灵  
各种各样的生物雕塑  
突然  
灯光闪烁

五彩缤纷

使得来往众生神凝目注

这人间最美好的夜景

谁不想亲眼目睹

即便是那投河的

亦转眼复苏

## 彩蝶

你是飞翔的彩蝶  
变幻的弄姿  
美丽的飘游  
你是下凡的天使  
悠闲自在  
无忧无虑  
你是爱情的化身  
梁祝双飞  
曲径通幽  
你是梦的轻纱  
雪的洁白  
绒的温柔  
只要我没有恶意  
你就会在我身边周游  
如若我能示以友好  
你就会抱紧我的肩头  
假使我能奉献一片真诚  
你就会牵住我的臂手  
要是你能抓住我眼眸中爱的闪光

你就会在我的心中永远停留  
带着草的清新  
花的芬芳  
展现你的天真、美丽  
挚爱和温柔  
然而  
你似乎永远是那么脆弱  
要么一碰就飞  
一惹就走  
要么玉碎你的双翅  
沾污我的双手

## 残阳里 没有一丝平静

整个世界如同一炉炼画  
银白、亮黄、血红  
黄昏的天空一片火焰  
残阳里，没有一丝平静

树枝枯干  
草叶焦黄  
沙地通红  
即便是阴影  
也被烤得半暗半明  
残阳里，没有一丝平静

燃烧了自己  
献身了一切  
然而仍没有忘记  
在临睡之前  
用身上的余热  
点亮一颗颗星星  
残阳里，没有一丝平静

雄心不已  
壮士暮年  
志在千里  
老马伏骥  
残阳里，没有一丝平静

# 手

是谁的手  
曾经挽着我  
起步人生  
学会自立行走  
父亲的手  
母亲的手

是谁的手  
曾经摇着我  
进入梦乡  
童话世界里周游  
父亲的手  
母亲的手

是谁的手  
曾经扶着我  
坐上秋千  
荡起春风缕缕  
父亲的手

母亲的手

是谁的手  
曾经教导我  
代数三角  
统计积分几何  
父亲的手  
母亲的手

是谁的手  
曾经把我  
打扮成天使  
人人注目  
个个颂歌  
父亲的手  
母亲的手

是谁的手  
曾经托着我  
学会游泳  
中流击水  
搏浪江湖



父亲的手  
母亲的手

是谁的手  
曾经指引我  
拾级而上  
踏步青云悠悠  
父亲的手  
母亲的手

是谁的手  
曾经烧饭做菜  
喂我长大  
品尝五味人参酒  
父亲的手  
母亲的手

是谁的手  
曾经抱起我  
擦去眼泪  
愈合心灵的伤口  
父亲的手

母亲的手

是谁的手  
曾经倒去我  
烦恼的苦酒  
抚平忧愁的纹皱  
父亲的手  
母亲的手

是谁的手  
曾经双双张开  
给我拥抱  
给我慰藉和温柔  
父亲的手  
母亲的手

是谁的手  
那么轻轻一握  
无言中脉脉相通  
默默中力传身周  
父亲的手  
母亲的手

是谁的手  
随时伸出  
招之即来  
每当我需要的时候  
父亲的手  
母亲的手

是谁的手  
曾经帮助我筹划明天  
情及天涯  
爱至九州  
父亲的手  
母亲的手

## 古老的时钟

时针早已停止了转动  
也许它走得太久了  
累得不行  
只好扒下  
从此再没有爬起  
它曾经随着日月星辰  
不知走过了多少岁月  
如今仍伴随着它们  
仍是那么虔诚地伴随着它们  
虽然再也听不见那明快的节奏  
也许那早期的脉动  
只是年青时血液的泳泄  
如今只有默默地祈祷  
默默地送君远行

## 教堂的铜钟

教堂的铜钟  
也许再也发不出  
往日那雄浑的钟声  
音徊往复，经久不息  
除非一日  
落地而亡  
发出最后的哀鸣  
现在  
它只能无声地呼唤  
过往的生灵

也许太古老  
苔尘片片  
也许太陈旧  
杳无人迹  
然而  
这里自有它传奇的色彩  
自有它迷人的魅力  
至少西班牙的子孙 - 白鸛

对这里一往深情  
多少年来  
它们一直在这里巢居、觅食、繁衍  
传说  
这是时针默默祈祷  
铜钟无声呼唤的  
报答回应

从此  
寂莫与孤独  
不再为邻

## 感觉随思绪而飘摇

世界是如此之大  
又如此之小  
大得不着边际  
小得容身难找  
世界随感觉而变化  
感觉随思绪而飘摇

世界是如此斑斓  
又如此单调  
斑斓得念人眼花撩乱  
单调得念人乏味无聊  
世界随感觉而变化  
感觉随思绪而飘摇  
热气腾腾地升起  
从购物城咖啡厅的一角  
头顶支撑起世界的象征  
借助于玻璃和纵横交错的钢条  
视线随烟雾而移动  
思绪随烟雾而飘摇

## 滩石

滩石

深浅不知的时候  
曾划破我的船身  
它是我心中的暗礁

滩石

深浅了然的时候  
曾助我抵达彼岸  
它是我心中的小桥

滩石

深浅不知的时候  
曾让我头破血流  
它是刺向我心灵的尖刀

滩石

深浅了然的时候  
曾使我从迷茫中转向  
它是我心中的航标



滩石  
深浅不知的时候  
多少次让我落水  
多少次让我摔跤

滩石  
深浅了然的时候  
多少次成为我沉思的座垫  
多少次让我魂牵梦绕

滩石  
深浅不知的时候  
多少次切断我思绪的流淌  
搅起我心中多少烦恼

滩石  
深浅了然的时候  
曾划出多少波光涟漪  
溅起多少迷人的浪涛

滩石

深浅不知的时候  
附近有多少鳄鱼出没  
念人心惊肉跳

滩石  
深浅了然的时候  
鱼翔浅底  
蟹横虾倒

滩石  
河口的滩石  
随着那潮涨潮落  
出没无常、神仙难料

滩石  
我心灵的支柱  
它使我痛苦  
也使我骄傲

## 朽木

她们也曾是参天古树  
如今平静地躺倒在地上  
任凭青苔缠身、绿草蔓长  
在她们的记忆里  
只有仙人般的梦境  
只有忘不了的美好时光  
心平气和的时候  
世界是多么理想  
闭目沉思的时候  
世界充满迷人的阳光

## 摇篮山

披上那朦胧的轻纱  
你有着迷人魅力  
只因为人们怎么也看不太清

撕碎那层层裹布  
湖面上一片枯草败叶  
你怎么总让人晦气恶心

美是丑的对照  
美是雾的遮掩  
是妖是精  
是非难辩

## 湖草

这里  
也有一片天空  
只是在草枯的时候  
再也没有生灵的过往

这里  
也有一弯明月  
只是在秋冬的时候  
再也没有调皮的猴子  
玩弄捞月的伎俩

这里  
也有一泓湖水  
只是在黄昏时候  
再也没有情侣  
流连忘返左右彷徨

尽管  
四周一片平静

然而草瘦叶黄的时候  
再也没有那清晰的思路  
理剪那任意斜枝乱影疯狂

不过  
我并没有向死亡屈服  
每当春天来临的时候  
这里另有一番生机  
一派新的气象

## 死亡峡谷的沙丘

那分明是女性的胸脯  
可是人们都说那是沙丘  
那么平滑  
那么温柔  
然而她的胸怀过于宽大  
古往今来  
不知有多少行人在上面游走  
留下了无数的伤痕  
不尽的癡忧  
她因此而烦躁不堪  
常常一面热情不已  
一面阴云常守  
但是每当风暴来临的时候  
她便忘记了一切  
愈合起所有的伤口  
至今不知有多少情人  
因此而倾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只为获得爱情的永久  
这也难怪人们称之为

死亡峡谷的  
新月形沙丘



## 蓝山的脊梁

身躯，铸岩熔，伏背人间  
性格，历风雨，凝固心坎  
天生肋骨万根  
纵有千磨百难  
自来世  
支苍穹  
负重蓝山

## 沙漠中的小树

是年代的记录  
是饥渴的呐喊  
还是坎坷的诉说  
过去，为人遗忘  
而今，又为人践踏几度

大漠，流出了眼泪  
远方，长出了几棵小树

## 一线天

之所以得到如此垂青  
恰恰是因为你  
充份利用了这一片窄小的空间  
和这一寸吝嗇的光阴

## 支离的岛屿

鳄鱼，撕碎了这一片土地  
海水，支离了这一隅港湾  
无数孤零的岛屿  
从此于大陆分离  
游子忍看

## 林中瀑布

雨林中心  
躺着一位美丽的神仙  
身罩一件朦胧的披纱  
手握一把罕见的提琴  
声和百鸟  
流奏五音

## 雪满花岗

一堆毫不起眼的花岗岩  
漫不经心的打扮  
竟使之成为一位绝世美人  
瞧，那一堆堆雪白的膏脂  
显然没有涂抹均匀  
然而  
慷慨  
赋予了她以新的生命

## 美的真谛

若隐若现

似有若无

可望而不可及

可幻而不可求

难道这就是美的真谛吗

## 梅花

真搞不清  
人们为什么要赞美你  
是因为你扭曲的性格  
还是因为你向上的精神



## 黄山云雾

是云雾埋没了你的美色  
还是云雾增添了你的风姿  
人们捕捉的  
往往是你今日穿天的气势  
而忽略了你以往亿万年的根基

## 摄影

这是摄影吗

不

这是一幅幅传统的中国画

不

更确切的说

这简直是光明与黑暗的较量

瞧

光明正在左冲右突

黑暗正在退却消亡

生与死的搏斗

撕出一幅幅动人的画面

# 墨梅

墨梅  
岂能不美  
为了化装  
耗费了多少装饰  
多少时日  
多少心机

# 美

美  
在黑暗中隐没  
在阳光下显影  
美，难于发现  
是由于我们周围的世界过于黑暗的缘故吗  
是如此  
又不仅仅如此  
美有时也会  
在黑暗中的闪光  
可叹的是  
在光明世界里生活的人们  
由于生性的懒惰  
又往往表现出对美的迟钝

梦

梦  
在黑暗中升华  
在阳光下萎缩  
梦中的色彩  
可以非常美丽  
但不能永葆新妍

## 瀑布

是因为愤世嫉俗  
才来到这无人之境  
还是因为天性淡泊  
一直居住这绿洲之中  
流水潺潺  
似欲顷说  
然而  
只见泪水千行  
岩石万层  
龙潭千尺  
飞流百丈  
清溪十里

# 种子

种子  
撒于田野中  
汗水  
滴入土壤里  
汗水浸泡的种子  
埋藏着我深深的沉思  
总有那破土的一天  
萌发出绿色的希冀  
再翻开那金黄的季节  
透过胚乳的包被  
凝聚的沉思中泛起涟漪片片

## 叶 花 蕊

永远是一片绿叶  
充满希望  
希望  
穿成一朵朵洁白的鲜花  
溢彩流芳  
飘香凝溢  
浓缩成数枝花蕊  
映衬着秋天的金黄



## 水母

浮游远洋的水母  
热带，温带  
南北两极  
都有你的踪迹  
不知留恋  
行踪不定  
不思乡情  
漂泊无边

君不见  
一腔苦涩  
无限深情  
旅途艰难  
夜夜披星  
底盘  
时刻展开迎亲的花瓣  
触角  
一直充作遥感的天线

## 石林

孤零  
又不忍分离  
于是构成一个天然的群体  
揭开那层薄薄的浮土  
显现出紧密相联的根基  
只因岁月流逝  
物转星移  
流水无情  
风云随意

## 彩色的海星

彩色的海星

美得动人

艳得惊心

谓里，残余的是珊瑚的骨骼

身上，染就的是珊瑚的血迹

美，既令人羡慕

又令人恐惧

## 蓝色的火焰

蓝色，冷淡？平静？  
君不见，那燃烧的酒精灯，  
喷出的尽是蓝色炽热的火焰。

## 淘金者的梦

美国内华达州一景，这里曾为当年淘金者汇集的场所。  
眼前所见的蘑菇状的地貌，便是当年淘金者的足迹。  
后来淘金者西移至加利福尼亚。

### 淘金者的梦

在一片古老的土地上开拓

开拓出一片坷坎

一座宝库

一座天然的博物馆

而今，新的淘金者已经西去

留下的仅是一枝数叶

一尊天然的艺术雕塑

## 阿丽斯泉

剔除年代的阴影

留下的仍是一片灿烂，新鲜与光明

这就是您的昨天，今天与明天

## 插花

揭开蓝色的帷幕  
透出黄色的鲜艳  
带着绿色的回忆  
和那金色的显影  
注入红色的枫叶

## 青蛙

背部的青色  
只是一层保护  
隐藏的腹部  
方显示其本色



## 妻子与情人

情人  
手捧一叠信  
仔细品味  
两颊  
泛起红霞一片  
啊  
血染的丰采  
深幽的意境  
摄人动心

妻子  
斜枕一堆书  
唠唠叨叨  
脸上  
一副疲倦的表情  
哎  
离骚难以废肉  
闻韶何以忘味  
废话胡言

此刻  
诗人  
终于领悟到  
诗  
只有在情人的眼里  
才赋予生面的活力  
于是  
用颤动的羽尖  
写下了永别  
然后  
回过头去  
寻找那失落的星星

## 海鸥-水与火的洗礼

浪花

漂白了腹部的羽绒

太阳

烤黑了背部的硬翅

海鸥

水与火的洗礼

## 飘泊的白云

白云在飘  
飘向南方的一座孤岛  
泪  
雨  
白云消失了  
孤岛沉没了  
留下一片空白的回忆  
沉淀在大海里

## 干枝梅

草原上的干枝梅  
那么朴素  
那么平淡  
小小的花朵  
碎碎的花瓣  
绿豆般大小  
毫不起眼  
淡淡的花心  
白得不洁  
红得不艳  
面目平凡  
细细的枝茎  
裸露得不着一丝叶片  
枯瘦得有如狗尾草的枝干

一朵

一簇

一簇簇

草原上飞起片片彤云

点綴天空的蔚藍  
紅白相揉  
高雅甜美  
富有層次  
撩得文人騷客  
心潮蕩漾  
寢食難安  
枝干全是筋骨  
露出的盡是脊梁  
一絲敗絮不容參摻  
高聳于眾花之上的  
正是干枝梅的莖杆  
常年不敗的  
只有干枝梅的花瓣

## 朋友和朋友的忠告

你  
曾经告诉我  
爱  
应当象一首诗  
你可以  
用最简洁的字眼  
去表达你的心意  
然而  
如果恋爱  
象一部小说  
朋友  
务请停下你的马蹄  
因为  
最精采  
最感人的爱情小说  
总是以悲剧结束  
颠扑不破的真理  
于是  
你的一生

包括你的爱情生活  
就象一首平淡的诗  
如一潭淤塞的湖水  
不泛一丝涟漪  
似乎在向人们展示  
你的一生  
舒服而又惬意  
直到你去世之前  
你  
才用微弱的颤音  
告诉我  
你欺骗了他人  
也欺骗了你自己  
一辈子  
整整一辈子



## 残疾

有声的现实  
击碎了无声的梦  
梦的回声  
溅起无数玻璃碎片

遍体鳞伤  
无颜再见江东父老  
引擎完好  
汽车仍能前进

登记处  
不准注册  
交通部  
禁止通行

世人低毁  
破车烂铁  
晚餐犹大  
暗自庆幸

机械师徒  
笑脸相迎

几块不协调的装饰板  
绕过所有关隘

## 海边闲话

你说  
从前  
你是多么渴望见到大海  
可是一直没有机会  
如今  
你在海边生活多年  
仍然没有对大海的体验  
缺泛对大海的深情  
朋友  
这是多么可悲  
叶公好龙  
口是心非  
坐观垂钓  
徒有虚情  
生活本来充满了新鲜  
可是  
我们却常常坐失良机  
去亲身经历  
人生

说来也并不泛味  
然而  
世人却往往怯于起封  
或打翻那七色的五味瓶

## 生日祝酒歌

黎明  
最初的时刻  
那么幽静  
海鸥  
轻唱黎明的赞歌  
自在悠然  
白云  
披着节日的礼纱  
若隐若现  
大海  
象一面硕大的明镜  
映照着这美好的一切

亲爱的哥哥  
清晨  
如果你看到一片彤云  
那定是这里的白云  
和着我们温暖的希冀  
如果你听到生日的祝酒歌

那定是这里的海鸥  
伴着我们的歌吟  
如果你感到一股暖流  
那定是这里的碧波  
随着洋流  
远去的反应

# 人生

童年  
编织梦幻的轻纱  
憧憬绿色  
充满希望

青春  
炽热火红的岩浆  
崇拜红色  
血气方刚

中年  
遨游沉思的海洋  
喜爱蓝色  
务实争强

如今年逾花甲  
碾转回味的长河  
偏好金色  
还童理想

一生  
添花綴錦  
年华从不虛晃  
充实自在  
问心无愧  
胸怀坦荡  
未来  
哪怕走进黑色的地狱  
又有何妨



## 梦若吸毒 美如抽烟

清晨  
湖滨  
微风拂面  
荡起  
一片片涟漪  
一团团白雾  
一阵阵梦幻  
和憧憬

远方的树林  
绿色如烟

太阳冉冉升起  
驱散迷雾  
除去幻境  
近视  
除了枝干顶端  
几枚随风飘曳的  
绿色的叶片

尽是枯枝败叶

## 湖面 敏感的神经

一丝微风  
可以吹皱整个湖面  
一点轻击  
竟能衍生波纹一片

湖面  
敏感的神经

阳光  
如一枚枚银针  
触动着  
你的每一根神经末梢  
捕获着  
你每一根脉搏  
传输的信息  
君不见  
涟漪闪光  
碧波传情

岁月  
爬上了你的眼角  
风霜  
在你的前额  
刻蚀出道道坎线  
然而  
现在的你  
正象那  
在阳光照耀下  
起伏的湖面

## 朽木

你足下的土壤  
早已松浮  
你身旁的岩石  
早已虚心  
你那儿几枚飘零的绿叶  
只是象征着你生命的苟延  
你的腹下  
空藏悠悠白云  
万里蓝天  
早点安心地睡去吧  
你腐烂的尸体  
绝不会辜负你身旁  
那绿色的草甸

## 十二信徒

蓝色的海水  
初始流出的眼泪

红色的海滨  
如今鲜血的渗透

惨不忍睹  
分离的骨肉

让我们向上帝祈祷  
洗去身上的泥浊  
净化心头的污垢

那时  
想望的团聚  
将指日能够

## 盐沼

遍体鳞伤  
浑身枯焦  
饱受火山十五亿年的烘烤  
十五亿年的煎熬  
痛苦  
改变了你的人生恶好  
于是  
你编出一片薄薄的盐壳  
来隐藏下面陷人的泥沼

## 黄山

人们  
往往忽略你的雄伟  
因为他们只注重眼前  
很少有人  
意识你的存在  
因为他们有眼无心  
你是天然的舞台  
然而很少有人敢登台面  
狂奔乱舞  
玩火自尽  
因为你是历史的见证  
因为他们害怕  
你那能够洞悉一切的眼睛



## 畸形的联想

渺小

乾瘦

扭曲

畸形

子代与双亲

多么不协调的繁衍

其实

它们或许正是母体隐性基因的呈现

或只因风吹雨打

雷电闪击

月有阴阳

物有缺优

人有二面

伟大与渺小

择优与遮隐

继承与发挥

负片与显影

变患于不同的生境

## 平湖夜话

梦多夜长  
环湖飞觞  
斗转星移  
山峰泛霜  
明月松间  
清泉石上  
绿草随风  
碧波荡漾  
云影悠悠  
活水流长  
双鹅戏水  
双影从航  
弹琴流瀑  
相思月光  
雾缠魂绕  
情为景伤  
凉亭孤独  
紧锁心房  
夜寒水冷

异国他乡  
风云不定  
游子彷徨  
愁丝难断  
万里重洋  
顾影自怜  
遍地泪光  
乌乎佳人  
在水一方  
月圆时刻  
摧心断肠  
梦多夜长  
环湖飞觞

# 高山

之所以显得如此高大  
只因为你处所的地势  
否则  
与众无异

## 彩照

平淡  
可以变得韵味无穷  
单调  
可以变得多彩多姿  
即便是一片灰暗  
也会被抹上一层淡淡的色彩  
即便是一片空白  
也会被涂成一片斑斓的人世  
当初  
你还半信半疑  
难道  
这就是我周围的世界  
这就是我自己  
如今  
你早已习惯  
乐此不疲  
可以说  
世界是千变万化的  
酸硷溶液

你则是  
可以随之变化的  
石蕊试纸

# 摄影

美化

时下高明摄影师

弄姿

现代彩色照相机

## 黑白照相

如果你  
喜欢深色  
你将被  
浑身涂炭  
如果你  
偏爱浅色  
你将会  
戴玉披金  
色彩  
对你来说  
早已无关要紧  
重要的是  
你能否  
借光显影  
如果你  
不想借助光源  
而留下一片闪亮的回忆  
那你就得  
发光散热



## 肮脏的海滨

之所以如此洁白  
只因为全是泡沫  
之所以如此迷人  
只因为隐含肮脏

## 浪花 大海与陆地的婴儿

海洋与大陆  
激烈碰撞  
弄姿逞能

或是海水  
遇上了炽热的陆地  
情不自禁地沸腾

时而簇拥亲吻着岩岸  
时而扑入大海的怀抱  
亲昵之状  
任意铺陈

雪白的浪花  
大海与陆地的婴儿  
众说纷云

## 只要 …

只要有阳光  
你就能留下倩影  
只要有海滩  
你就能留下脚印  
只要有沙粒  
你就能孕育珍珠  
只要有桑叶  
你就能吐出蚕茧  
只要有绿草  
你就能挤出乳汁  
只要有花粉  
你就能酿造蜂蜜  
只要有泥(土)、(矿)砂  
你就能建造大厦  
只要有海水  
你就能沉积盐晶  
只要有石墨  
你就能形成钻石  
只要有纸笔

你就能构新画面  
只要有船桨  
你就能弄云戏月  
只要有流水  
你就能弹奏五音  
只要有瀑布  
你就能挂出诗帘  
只要为事业  
你就能戴月披星  
只要为爱情  
你就能不顾一切  
只要能自由  
你就能忘却性命  
只要有希冀  
你就能翱翔九天  
不要以为  
你只是世间最普通的一员  
无足轻重  
要知道  
正是那最轻的元素  
释放的能量  
令人震惊

要记注  
只要有空气  
你就是一个亮星

## 花儿与主人

花儿  
曾经是那么愉快  
那么高兴  
当时  
蓓蕾初放  
透着嫩黄  
献出鲜艳  
主人为你特备一枚美丽的花瓶  
宾主对笑  
相看不厌  
主人使你更为快乐  
你使主人更为高兴  
主人殷情  
浇水施肥  
花送秋波  
芬芳扑面  
如今  
你才意识到  
正是那含笑的主人

过早地结束了你的生命  
把你推向黑暗的深渊  
垃圾的刀尖  
于是你垂头丧气  
躺倒哭泣  
然而  
你早已没有了泪腺

## 夏日 没有顾忌的季节

夏日  
扯破春天  
撕开前襟  
一展成熟女性的丰采

夏日  
除去顾忌  
不复往日  
露出男子汉赤热的胸膛

夏日  
解带开怀  
畅饮雨露琼浆  
草木茂盛、拔节猛长

夏日  
放声高歌  
白天蝉噪  
夜晚蚊虫嗡嗡唱



夏日  
纵横天涯  
飞沙走石  
得意风狂

夏日  
异想开天  
暴雨如注  
雷电破天响

夏日  
没有顾忌的季节  
吐出麦子的金黄  
猛催稻谷的纷芳

夏日  
任凭汗水的流淌  
.....。

## 人生歌

老年人  
喜欢清晨  
吐故纳新  
只因为他们不再年青  
没有新鲜  
就没有生命延绵

青年人  
喜欢夜晚  
赶月追星  
只因为他们热气横溢  
没有星月  
哪里有画意诗情

小孩童  
喜欢白日  
幻游九天  
只因为他们崇尚光明  
没有光线

就不能编织明天  
没有光线  
就不能编织美好明天

中年人  
哪里管得  
黑夜白天  
          老公孩子不通人情  
只因为  
          老婆孩子胡搅乱缠  
          老公  
没有  
          老婆  
少受多少恶气  
没有孩子  
少操多少苦心

中年人  
哪里管得  
黑夜白天  
          老公孩子不断戏言  
只因为

老婆孩子说笑不停  
老公

有了

老婆  
增添多少快乐  
有了孩子  
带来多少欢欣

## 远方的怀念

假如你是那笔直的枝干  
我们则是那张开的叶片  
你是我们心灵的寄托

假如你是那张开的叶片  
我们则是那飘悠的白云  
你是我们绿色的希冀

假如你是那飘悠的白云  
我们则是那弄姿的浪花  
你是我们向往的升华

假如你是那弄姿的浪花  
我们则是那洁白的沙滩  
你是我们永恒的安慰

假如你是那洁白的沙滩  
我们则是那蓝色的海水  
你是我们思念的沉积

假如你是那蓝色的海水  
我们则是那绿色的草甸  
你是我们遥远的呼应

## 除了死亡 没有宁静

钻一钻世外桃园、深山老林  
好一时躲开人类的蜚语流言

探一探沙漠炎热、二极寒冰  
好一时避过尘世的明枪暗箭

跳一曲迪斯科、摇滚乐、霹雳舞  
好一时掩盖人间那烦人的噪音

咬一口黄连、生柿、梅子、柠檬、川椒  
好一时淡化那人世的苦涩酸辛

抽一口雪茄、鸦片、海洛因  
好一时满足那过于空虚的心灵

.....

然而  
事实上  
除了死亡

没有宁静

可是你又害怕那作怪的魔鬼幽灵

年青的朋友

要知道

只因为你过早地断了乳汁

过早地尝尽了各种浓烈的香料、蜂蜜、  
汁液和味精

你才滋生了倒胃、厌食、挑剔的毛病

年青的朋友

请不要忘记

生活犹如浓茶美酒

只能慢慢品味



## 带刺的玫瑰

花儿  
在脚下  
被践踏、歧视

鲜血  
从心中流出  
染红了玫瑰

鲜血  
在身旁流淌  
染黑了土地

为了与世界抗争  
于是玫瑰带刺

## 本来面目

我没有穿过高跟皮鞋  
平跟布履  
使我步伐悠然  
我没有追求流行时装  
随便、自然  
使我举止大方  
我没有天涯四处游荡  
安居乐业  
使我脚下的土地坚实  
我没有尝过山珍海味  
粗茶淡饭  
使我身体健康  
我难得住进豪华宾馆  
草舍茅庐  
空气新鲜  
利我思维  
我很少求助他人  
自食其力  
心安理得

自由、舒畅  
我没有眼高手低  
正视现实  
使我通达、乐观  
我没有涂脂抹粉  
费心化装  
本来面目  
无损他人心脏

## 没有太阳就没有一切

宇宙茫茫  
苍穹冥冥  
唯有太阳  
是人类顶礼膜拜  
不尽歌咏的恒星  
只因为没有你的存在  
世界就黑暗一片  
更没有月亮、生命  
画意和诗情  
宇宙中  
星球无数  
唯有你  
给人类带来了温暖  
带来了光明  
带来了五彩缤纷的世界  
带来了迷人的北极光  
带来了风云雷电  
和几百万种生灵

.....

即便是偷窃扒拿、谋害凶杀 …  
人间的一切罪恶  
也得有所收敛  
自从你在地球上  
创造了第一颗生命的细胞  
你一直在履行职责  
兼顾照看东西半球  
南北两极  
悠悠三十五亿年  
你之所以永远  
是因为你的恒心  
你之所以被无限歌颂  
是因为你不尽的热情  
可以说  
世间可以没有月亮  
却绝对不能没有太阳的光明  
没有太阳  
就没有一切

## 文竹

没有高大的枝干  
然而你已充份利用了  
这一点窄小的空间  
没有显眼的花瓣  
然而你的清新  
早已嵌入人们的心坎  
尽管身旁一堆污泥  
然而你呈现的形体  
苗条、飘逸  
令人赞叹  
尽管四周一片阴暗  
你仍顽强地伸出枝枝嫩绿  
编织希望的花篮  
尽管到处潮湿不堪  
你仍不懈地吐出无数丝叶  
挑出诗库的泉眼  
绿色  
赋予我们以生活的勇气  
锻炼我们在困境中历经磨难

## 老树 新枝 绿叶

身旁是贫瘠的土地  
身上是岁月的风霜  
狂风过早地使你倒下  
几乎击碎了  
你所有的梦想  
枝干随生命而扭曲  
绿叶伴岁月而死亡  
唯见有限残余的根系  
缠住足下的土壤  
抓住一线生命的希望  
斗转星移  
旧枝早随时间逝去  
然而  
对生命的珍惜  
对绿色的挚爱  
残根深扎  
吸足水份  
和腐烂枝叶供给的营养  
终有一日

旧干伸出几根新枝  
吐出几点绿色的光芒  
根深、枝嫩、叶茂  
看到新枝更有活力  
绿叶更显鲜亮  
老树终于发出会心的微笑  
安静地步入天堂  
后来  
她腐烂的躯体  
已成为新枝根植的温床  
如今  
生命和死亡映衬  
绿色更富活力  
更有意境  
更加理想  
生命何时开始  
何时结束  
何人知详



## 诱惑 死亡的魅力 艾尔湖随笔

这是一片湖泊  
不解干渴  
难见生灵  
水份早已蒸发殆尽  
唯见盐壳一片  
这是一片湖泊  
不能游泳  
不能行进  
盐壳下面  
沼泽陷人  
盐卤稠粘  
艾尔湖  
几乎与死亡同名  
这里有炎热、风暴  
洪尘、飞沙  
和零星的土著人  
这里有凝固的  
死亡的泪腺  
一滴一滴湖水的结晶  
这里有闪烁的光

泛白的眼睛  
死亡的幽灵  
一颗一颗卤汁的沉淀  
四周沙漠一片  
艾尔湖  
自然的死亡核心  
这里的冬天  
死一般的宁静  
盐壳犹如一面魔镜  
迷人的仙阁  
闪烁的幻影  
诱惑  
死亡的魅力  
二百多年来  
多少探险家  
为此忘命

好在  
你没有真正死亡  
你只是在沉睡  
然而  
只有那汹涌的洪水

才能使你苏醒

## 瑞雪

也许因为你身材纤弱  
给你衬上一层玉洁冰肌  
也许因为你衣着单薄  
给你罩上一件羽绒棉衣  
也许因为你皮肤乾裂  
给你涂上一层愈合的膏霜  
也许因为你痛恨黑暗  
给你奉上一张不夜的明纸  
慷慨  
保护了过冬的生灵  
洁白  
遮盖了肮脏的尘世  
太阳  
遇见你  
红晕满面  
羞怯无比  
月亮  
遇见你  
形影相随

对镜弄姿  
人去凡心  
玩起揉雪球、堆雪人  
滑雪板、拖雪橇的游戏  
神仙住足  
尽情欣赏你的美丽  
每当春天来临  
你又悄然消逝  
分离的泪水  
润湿了土地  
你的真情  
感动了上帝  
于是  
万物复苏  
一片生机

## 蒙哥湖

蒙哥湖，位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西部，距悉尼约一千公里。直到一万五千年前，这里还是一个淡水湖泊。如今早已乾涸一片，几乎荒芜人烟。1968年，著名的蒙哥人在这里发现而引起关注。1979年，这里开辟为自然保护区。蒙哥湖因此而逐渐成为游人向往的场所，“中国长城”的美丽也由此闻名。

这是一片古老的土地  
满面沟坎  
相貌难辨  
只有从远方的道道沙波  
她子孙后代前额的皱纹  
来估算她的年龄  
这是一片苍白的土地  
气色不佳  
鲜血早已流淌贻尽  
只有从远方的红土  
可以看到她染色的痕迹  
这是一片乾燥的土地

没有雨水  
也没有汗珠、泪腺  
只有从远方几株孤零的小草  
才能感到她的呻吟  
然而  
这是一片高耸的土地  
没有媚骨  
棱角分明  
倔强的个性品格  
倾倒四面神往诸侯  
叹服八方来访神仙

一万五千年以前  
这里曾是一个淡水湖泊  
四周翠绿  
一望无垠  
盛产袋鼠、鸱鹞  
鳕鱼、龙虾、贻贝

.....

更有人类的定居和繁衍  
如今  
蒙哥湖已成为国家公园

天然博物馆的古代文明  
遗憾的是  
历史的见证  
历来都是白骨一片  
然而  
这正是历史的魅力  
历史  
有如这里“中国长城”的风景  
阳光眩目  
影幻沉阴



## 爱的永别

我是多么想再看一眼那迷人的微笑  
然而那拉下的帽沿  
挡住了视线  
我是多么想再见一见那苗条的身材  
然而那沉重的窗帘  
半遮半隐  
我是多么想再握一握那纤细的双手  
然而那黑色的手套  
不通人情  
我是多么想再听一听那委婉动人的  
歌声  
然而那深锁的庭院  
隔墙无音  
要知道  
周围是多么黑暗  
只有从你那儿  
我才看到一丝光明  
然而最后  
你只留下一个背影

好久好久之后  
我接到你一封来信  
近似无情  
你说  
也许这样分手更好  
至少还有一片抹不去的美好回忆  
留给明天  
想象、追求和希望  
是永远不能打破的幻影

## 医治头疼的灵丹

阴风  
让人头疼

清风  
让人清醒

困在家里  
常被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纠缠不清

最好经常出去走走  
还是外面的空气  
比较新鲜

青山  
万里图画一幅

绿水

千层涟漪悠然

柳丝  
风流曲线玲珑

杨花  
无影飞过中庭

青松  
夜听惊涛拍岸

翠竹  
日闻高人沉吟

石头  
刻有永远让人读不懂的文字

山谷  
时常听到经久不息的回音

小草  
黎明流出晶莹的眼泪

幽花  
依然暗香袭人  
一往深情

白鹤  
成双在空中自由飘忽

鸳鸯  
结对在水中游戏流连

陡然间  
无数鸦噪

无意中  
几声蛙鸣

明月  
被谁推出苍茫云海

星星  
眼睛对你眨个不停

远树  
划出一道天然的风景线

残阳  
把天边烧得通红、透明

偶尔  
你还会有许多  
其它意外的发现  
让你肉跳心惊

好似一只黄犬  
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  
把你拉回现实

从此头疼的妖魔  
再也不敢沾边

## 天端的云 — 戏赠天端女士

天端  
曾有一片红云  
不知从何而起  
不知因何而生

天端  
曾有一片乌云  
不知因何而变  
搅得地暗天昏

天端  
曾有一片白云  
不知还在天上  
或是降落凡尘

# 天上人间一轮月

天上  
高挂一轮明月  
那是我的向往

水中  
倒映一轮明月  
那是你的幽魂

人间  
心上一轮明月  
不知系属何人



## 黑洞

一副美丽的胴体  
被一双无形的黑手  
掏出一个黑洞

黑洞  
把周围的一切  
吸收殆尽

强大的引力  
使得整个世界  
萎缩而至崩溃

即便是阳光  
到了这里  
也得弯曲、变形

惟有一颗幽灵  
从窗口爬出

渺小  
因此而伟大

黑暗  
从此而神奇

从她那里  
我听到过许多动人的故事

## 春梦了无痕

我曾经梦中  
多次碰撞过你的身体  
然而  
转眼之间  
我就从峰顶摔到谷底

梦寐以求的  
似乎永远无法企及

得不到的  
才是真正的美

## 诱饵

活生生的蚯蚓  
做成了诱饵  
抛入湖心

作为赌注的  
是蚯蚓的生命  
真正倒霉的  
是鱼的贪心

活脱脱的美人  
做成了诱饵  
为了得到吴王的欢心

作为赌注的  
是西子的青春  
真正获益的  
无非是越王勾践

难于启口  
又令人不解的  
是范蠡的无情

作饵的  
身不由己

上钩的  
自认倒霉

策划的  
不得人心

难于更该的  
是人的本性

## 命运

我的一生  
象一只陀螺  
转过不停  
不然我就会倒下

我的一生  
需要不断的鞭策  
不然我就会倒下

尽情地抽吧  
不要于心不忍

无限的痛苦  
能使我继续向前

忍气吞声  
只当是真情的无言表达

忍辱负重  
只当是爱的悱恻缠绵

生命在于运动

诗人  
如今变成了疯子

疯子  
未必真的无情

命运  
看似作弄

天意  
原来公平

## 失望的重逢

来的时候  
象秋天的落叶  
一片苍黄

去的时候  
只有一个苍老的背影  
随黄昏延长

他笑的时候  
总象在哭

想必他哭的时候  
定惹人狂

也许他走得太累  
也许他走得太长

青春早已失去



豪气不再当年

脸上的肌肉  
早已定形

心中的痛苦  
难以掩藏

变成如此模样  
多少有点让人失望

只是沉思的时候  
才会偶尔从他的脑门上  
看到灵魂的闪光

惟有那一霎那  
我才能捕获  
当年心中的太阳

## 画蛇添足

纵有笔直的大道  
纵有挺直的身体  
但是为了向前  
你只能弯弯曲曲地行走

你说你早已习惯

我理解你的心曲  
为了改变人们对你的印象  
我给你画上了脚  
为了显示我技艺的高超

于是  
你摇身一变  
成了一位绝世美人  
一代天骄

当年法海和尚的子孙

甩脱祖传的袈裟  
说是非要和你一道

丑恶的灵魂  
再也没有人揭破

笔直的大道上  
如今谁在逍遥

可惜  
夜幕降临以后  
不知会有多少人被咬

# 曾经深深爱过一个人

我曾经  
深深爱过一个人

如今  
我心中有的只有恨

气不过的时候  
我就走在她的背后  
死死踩住她的影子  
为了让人心疼

然而面对我的  
并不总是阳光

## 艺术

一张照片  
印着一张布满皱纹的老脸  
被人们当着珍贵的艺术品  
为真正的艺术家所收藏

同样一个老人  
同样一张布满皱纹的老脸  
蹬在破窑洞的一角  
为所谓的艺术家所忘却

# 生日祝酒歌 - 致母亲

- 写于母亲八十生辰

这是一个平常的题材  
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千古以来  
从来不变  
至今人们还在写  
只为这中间  
凝聚着母亲的爱

其实  
母亲极度平凡  
非常普通  
看似寻常  
大字不识一个

身材远不到五尺  
一生穷得叮当响

然而  
她用她的勤奋  
她用她的汗水  
她用她的天良  
她用她一生的心血  
辛勤浇灌  
竭力培养  
带着笑容  
看着儿女的成长

一个普通的农民  
一个不识一字的普通农民  
培养了二个大学生  
一个博士生  
其中一个  
曾经留洋

这在一个贫困的村庄  
当时的穷乡僻壤

实在是极不寻常

令人难忘的是  
母亲的两句话  
苦  
累不死人  
我  
就该这样

妈妈  
您还记得  
您的堂哥  
林大个子  
游击战儿中的游击队长  
当年  
无意识中  
您出生入死  
曾和他一起奔忙

妈妈  
您还记得  
当年老大



冬天放风筝的时候  
不小心掉进粪缸  
您只顾换衣洗刷  
竟忘了臭骂一场

妈妈  
您还记得  
当年老二  
交不起二块钱的书费  
您变卖了您的白银首饰  
那是您个人仅有的家当

妈妈  
您还记得  
大忙时节  
夜工之后  
您把我们叫醒  
为了让我们  
一尝那难得的  
米饭的芳香

妈妈

您还记得  
每当有客人来访  
您总是东借西凑  
说是不能让我们丢脸  
说是要为儿女增光  
其实你生性好强  
.....

这些细节  
这些往事  
一幕幕  
一桩桩  
历历在目  
让人难忘

这样的故事  
究竟有多少  
您也许早已  
忘得精光  
因为您从不计较  
自己的得失短长

您用母亲无私的爱  
用您自己矮小的身体  
独支一方

在我们的心中  
您并不矮小

在我们的心中  
您永远是那么伟大

妈妈  
如今我们已经长大  
您也已儿孙满堂  
在许多地方  
也许我们比您强

您说这是您的骄傲  
理所应当

说得文雅一点  
可以说是  
长江后浪推前浪

一代更比一代强

其实  
您自己认为  
您根本就称不上什么波浪

然而  
您就是那一泓江水  
平平淡淡  
看似寻常  
可是  
没有您的存在  
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浩荡

作为后代  
与您相比  
仔细想想  
想来想去  
我们还有许多  
不如您的地方

您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辛苦而不抱怨  
您说这是应当

贫穷偏能慷慨  
您说人要大方

心中从无恶意  
您说为人应有天良

一生从不记过  
您说大人不能小人鸡肠

平常很少限制  
您说鸡笼不能养凤凰

脸上总带微笑  
您说何必惹人难受  
活着就应该这样

这不能不令我们  
想起孟郊的一首小诗

让人心潮激荡

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  
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

爱  
能让人心滴泪  
爱  
能让灵魂颤抖

有您这样的妈妈  
是我们一生的造化

有您这样的妈妈  
儿女永生难忘

有您这样的妈妈  
儿女还能要怎么样

有您这样的妈妈  
世界就是不一样

妈妈  
您真的应该长寿  
永远健康  
正如春联所说的那样

寿比南山松不老  
福如东海水长流

这是我们儿女衷心的祝福  
这是我们后代的心声  
现在让我们一起为您歌唱

世上只有妈妈好  
有妈的孩子像个宝  
投进了妈妈的怀抱  
幸福享不了

没有妈妈最苦恼

没妈的孩子像根草  
离开妈妈的怀抱  
幸福哪里找



## 人生纵横 诗人的道路 - 代序

为什么  
爸爸笑的时候  
总象是哭  
—— 女儿的疑问

也许爸爸的内心  
特别痛苦  
也许爸爸的一生  
很不幸福  
—— 儿子的答复

脸上肌肉的形态  
早已固定  
脸上的表情  
竟然不能隐饰  
痛苦的心灵  
那里才是  
真正的人间地狱  
—— 诗人内心的独白

成为诗人  
实在是人生的一大不幸

为环境所逼成为诗人  
无疑是不幸中的不幸

当然  
很少有人会逼着你去作诗  
环境恶劣  
也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成为诗人  
可恨的是  
人类那敏感的神经

无疑  
各人有各人的苦楚  
各人有各人的不幸  
个人的  
家庭的  
事业的  
环境的  
民族的  
国家的  
人类的  
.....

然而  
并不是所有的人  
都有那过敏的神经

诗人是疯子  
至少内心是如此  
或曾经如此

小时候  
曾经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位上人  
每逢有人想出家当和尚  
总要先问一问他的经历  
如果他一生一帆风顺  
上人就会劝他另请高明  
因为上人知道  
一个人的经历  
已把他将来的命运一半注定  
当然  
上人也会考虑到人的悟性

狗急要跳墙  
失恋有情痴  
人生无出路  
发狂作新诗

这不能说是危言耸听

而应说是透识人心

诗人

出生于一个贫苦然而温馨的农民家庭

呀呀待哺之时

正是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

接着又是那

伤心病狂的文革十年

幸亏改革开放

上了大学

荣誉硕士

流洋海外

还获得了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博士头衔

多么的荣幸

然而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诗人只能

飘流海外

有家难归

置身于一个令人欲说还休的环境

时而沦为蓝领工人

时而沦为失业的草民

甚至几次差点成了抢劫犯枪口底下的牺牲  
品

诗人从地下  
升到天上  
又从天上  
落到地下

荣幸  
带来了不幸  
命运的安排

荣幸之后  
遭到不幸  
感觉更加不幸

也许有人以为  
这算不了什么  
十年文革  
更是触目惊心

然而  
十年文革  
同类何止千万

而我如今的处境  
雷同者实在少得可怜

根本的不同之处  
还在于是认命  
还是不认命

一事无成泪吞声  
穷困潦倒身满尘  
男儿不能活家口  
舞文弄墨装斯文

于是  
他开始创作他的诗篇  
虽然  
三十年来  
这根本不是他的专业

收获  
来之不易  
梅花  
出自苦寒  
几十年的无奈  
磨出了二万多首诗篇

掐断想象的胡须  
不如那可怕的自然  
揪碎你自己的心肺  
用玫瑰的荆棘  
痛戳你的心灵  
不如背后匕首的暗伤  
写出更能震撼人心的诗篇

经历各有不同  
不可自讨苦吃  
造诣各有深浅  
不可过份强求

人人都想成为诗人  
可是没有人想饱受痛苦

诗人死去活来  
愁肠百折  
诗人死过几百次  
又复活过几百回  
然而每次死活  
对于他来说  
总是那么新鲜

因为他仍保持那过敏的神经

诗人没有永恒的快乐  
尤其是在写诗的时候  
诗人只有不断的痛苦  
尤其是在难产的时候  
诗人最大的痛苦  
可能是在灵思枯竭的时候

不  
诗人最大的痛苦  
是人类没有因为他心灵深处的呐喊  
而得到任何改变的时候

不  
你还是错了  
也许  
最大的痛苦  
也是最可悲的  
是诗人对他周围的一切  
已经麻木不仁  
毫无反应的时候

哀



莫过于心死

也许这样更好  
诗人可以从此  
得到永恒的解脱

然而此时  
诗人再也不是诗人  
震撼人心的诗篇  
将不复存在  
真正的诗人  
已经死亡

众所周知  
孔孟出于先秦  
老庄生于战国  
释迦曾经苦寒  
即便那西方  
宗教色彩更浓的基督  
也诞生于那风云无常的地中海

在那痛苦的年头  
在那动乱的时代  
人人都想寻找一条出路

于是产生了各种说教

这些说教  
说得动听一点  
是为了拯救人类  
说得实在一点  
是为了使人们  
得到一种解脱

伟大  
正出于这纷乱的多事之秋

还记否  
安史之乱  
大唐由盛变衰的时刻  
国家安危难测  
人生沉浮不定  
多少人为之苦恼  
多少人为之揪心

在这纷乱的多事之秋  
为了寻找人生的出路  
为了寻求个人的解脱  
杜甫

为此苦思  
成为诗圣  
李白

为此发狂  
成为诗仙  
王维

因此看透  
成为诗佛  
三足鼎立  
难分高下  
难决先后

由此可见  
哲学家  
在寻找人生的出路  
思想家  
在寻找人生的出路  
诗人  
也在寻找人生的出路  
诗佛道儒  
都在寻找人生的出路  
其实  
人人都在寻找人生的出路  
有意地

无意地  
只是方式各有不同

也许  
这就是通感  
一种默契  
一种必然

世界上最感人的  
是悲剧

可悲的是  
悲剧总是  
那么震撼人心

痛苦孕育着希望  
希望创造出未来

痛苦是灵魂的呐喊  
痛苦是创造的火焰

只管耕耘  
不管收获

追求  
是一种乐趣  
无穷的乐趣  
虽然其中夹杂着痛苦

拥有  
也是一种乐趣  
然而却是短暂的  
有时甚至是  
一种悲哀

拥有一切的人  
有着无穷的悲哀  
因为他已失去了  
追求的乐趣

无奈  
是人类最大的悲哀  
然而正是无奈  
造就了天才

要是人人都能为所欲为  
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灵感  
象闪电  
可以划破黑暗

美梦  
象飞鸟  
可以自由自在  
悠悠而去  
款款而来

烦恼  
谁也不能摆脱  
除非心  
已经死亡